

山齋冷話

山齋冷話

恩有多種。貧之賙。病之救。難之釋。老之憫。死之

山齋冷話

鐵馬山樵 說

受恩而不報者。古人比之雨石。凡雨落于土。土則含之。於是發生百果五穀。舒其葉。鬯其榮。以答雨之本意。此報恩者像也。石則受雨。以自洗其塵污。流之而弗含。硬強無有所感發。以辜負雨本意。此負恩者像也。人豈忍為是哉。

恩有各種。貧之賙。病之救。難之釋。老之憫。死之

活皆恩也。唯收之於衆棄之中。愛之於羣惡之叢。人方揜鼻而不省臭。我方汚體而罔知濯。用能使棄之者回顧。惡之者還好。揜之者去手。汚我者倦而息。此古人之所難。而可受之弗含。而以為當然固然者乎。

報恩亦有多法。或還其財。或服其役。或揚其名。或扞其難。或視其後。皆所謂報也。唯醒其幾。告其過。使不陷於匪彝。蹈於不測。則庶乎其為忠於報者矣。

處必危之地。而據以為安者。至愚也。乘難下之勢。而覺之欲逃者。至荒也。知必至之患。而遂以自暴者。至頑也。諱己彰之疾。而厭受藥石至不自愛也。我所厭者務諉之。我所倖者務推廣其義。以苟延其晷刻之歡。自慰其憂心者。至拙劣也。於斯數者。宜自省焉。

醉瞢、時。洒然自醒者。仙風也。味濃、時。辣然思毒者。神佑也。馳騰、時。肅然跼立者。聖慮也。嗚呼其不易哉。

雖然。背恩者不祥。知身而不知國者不義。本與之同。而欲獨超者不仁。不忍其獨超。而甘與之同陷者不智。以為今無可柰何。而瀕洞汨沒。心以遣日者不勇。蓋自省焉。

明哲保身一語。誤天下為人臣者。其敝將空人之國。孤人之君。誤讀書。誤解經義。其流毒四海。如此矣。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謂仲山甫。明而知人。書云。知人則哲。薦拔賢俊。以為僚佐。以自佐其身。持之輔之。俾勿顛也。禾字象赤子。孤立左右有。

人扶之輔之。即太保保體之義。

上文云。纘戎祖考。王躬是保。

仲山甫繼其祖父。並為太保。

大臣上保王躬。僚佐上保大

臣。其義一也。其本義如此。而今以骹骸脂韋。含默苟容。以遂其全軀。保妻子之計者。命之曰明哲保身。凡見邦國抗掎。民生困悴。輒相機以脫身。歸田而斂跡。並且許之以恬退。而不知自陷於全軀。借君之罪。審如是也。為人臣者。甘則茹之。苦則吐之。人主將誰與為國哉。昔與金德叟論此。義德叟稱善不已。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孔

子許之為成人。子張亦曰見危致命又曰危

而不持顛而不扶將焉用彼相矣。將以扶持

俾勿未聞其誨人全身也。

甯武子一節亦因俗儒誤讀流毒並教今觀春

秋傳衛成公為晉侯所訟流離困辱三四季

甯武子跋草履棘櫛風浴雨賂醫索饋備嘗

艱苦及其返國也成公委政於孔達武子乃

深居不出不與之爭權孔子美之者謂武子

邦無道時竭其愚忠以身殉國邦有道時運

其智謀斂身退讓也今俗乃謂武子邦有道

時竭其智以輔政治邦無道顯其愚以自韜

晦與武子本事乖張不合則與孔子本意違

舛失實明矣聖人方且勸忠於人臣釋之為

負國全身之術豈不誤哉。朱子詩傳論語集注並無此誤而流

俗相傳牢不可破為仲山甫甯武子一重冤案

抱關擊楫者去鳧來鴈去者去口銜天憲手握

王章者何以去矣天地神明驅而納諸無所

逃遁之地而欲竄穴以出者愚夫也知其如

是。而自暴自棄。沈酣燕樂。受賕貪獲。以放倒
其名檢者。頑夫也。

死則等耳。宜堅定一死。唯死為潔鬼。是圖是祝
焉。可矣。於國為忠臣。於家為賢孫。於朋友
為爭友。於民為碩德。於子孫為烈祖。雖死賢
於生矣。

痛飲清水一甌。洗滌濃薰肺腑。改換鐵石心肝。
發之為水清。槩若一直進步。於瞿唐虎眼之
險。而不少撓回。則天下之大勇也。

紅爐爇肉。綠盃瀉酒。芬芳酷烈。歡然相聚。非不
愉然善也。則己之。羅襦雜佩。巧笑柔言。香澤
微聞。清唱繼之。非不天然豔也。則己之。大厦
將傾。而响於幕上之巢。不大哀耶。

已方酣矣。縱其子弟曰。汝亦為之。於是馬弔之
戲。江牌之賭。一擲千錢。叫喚謹講。行之於密
室之中。而天未及曙。已滿城哄矣。詩云。鼓鍾
于宮。聲聞于外。

雉鷓鱒鮓之餽。柑柿煙藿之貽。篋篋鞵帽之贈。

何以辭矣。布帛錢米。可安而受之乎。守令藩
閫之送。尚當逡巡。乃奸胥猾吏。富商大賈。津
泊之邸。市井之雄。凡欲締交宰執。粥權沽勢
者。咸受不卻。以祭其祖考。以庇其妻孥。不
大慙乎。昔梧陰相國。受李銖十石米。為金鶴峰
所彈。幾玷大德。以今觀之。顧誠何如。

我位既崇。即一僕皆我累也。唯諾於眼前。趨走
於腳下。纔出門一步。已猿跳獅吼。獠抓而狼
噬矣。儻人又何為也。警昂而腳尖。話桃而貌

儼。雖佳子弟。常與狎習。未有不濡染者。矧此
輩事我。一冀憑藉於目前。一冀差除於日後。
橫挈閭里。則下民呼我名而咒罵。請託曹院。
則僚友苦我求而疾蹙。非大累乎。宣秘泄密。
則謀我者。用之為謀。揚疵播咎。則嫉我者。引
之為證。蓋百害而無一利。凡多蓄者。皆客氣
也。宜擇忠信質朴者一二人。留之。餘有技能
文筆。緩急有用者。留之。餘悉謝遣。或無以迫
送。宜令分番。一隊毋過二人焉。可矣。

屋已邃矣。設屏屋以自囚。何也。几案箱篋之制。裋袴裘襪之品。各有新樣。傳相慕效。鄙夫竭力以趁時。訛者騰誚以沽名。雖千人竊議。何以聞之。李時升嘗謂余曰。當世唯某公最賢。豪可意。近又漸誤去。余曰何也。曰日前見之。乃著毳襜子。屈躬伏地者。退而竊議之如此。豈不可畏。

柳夏亭屋中持傘以承漏。李完平每夜坐小蒲團。凭案以假寐。此二公者。欲為細膩便身之

具。豈力不給哉。顧志不在溫飽。欲以身為百僚之表率。不得不示之以儉耳。

人生斯世。得四五人同志。良已難矣。是四五人者。又無不樂善好義。一心嚮國。愛惜人材。眷戀民生。斯又難之又難矣。折角巾。高齒屐。本自王謝家起。苟唯是四五人者。一朝相與謀於淡悻耿燭之下。而自厥翼日。則屏去黈纒之物。絕芬酷之味。崇儉好古。砥廉淬義。以扶顛持危為己任。以移風易俗為約束。以恢公

道杜私徑為時義。以獎廉幹黜貪鄙為急務。親而有過者。切僇以規之。過而有罪者。舉劾以擊之。如醉忽醒。如夢方寤。以之新一世之耳目。用延我國家休命。豈不休哉。

保國有道。得人心則斯保國矣。亡國有道。失人心則斯亡國矣。人心之得若失。有道用人於朝。公而無私。斂財於野。薄而有制。斯得人心矣。用人於朝。私以滅公。斂財於野。橫而不法。斯失人心矣。大學之末。論治國平天下之道。

唯用人之法。斂財之戒。三轉四覆。申、縷、而每段結之以天命之去就。得國失國之所繇然。此百王之大法也。

蓋民生斯世。則有二大欲存焉。曰富與貴而已。乃君子在朝。其所欲在貴。小人在野。其所欲在富。故用人不公。則其在朝者咸怨。斂財不平。則其在野者咸怨。並失朝野之心。則其國必亡。此天下之通理也。

昔在先朝每講大學末章必下問曰治國平天下之法若六典九經其目甚廣何獨用人斂財之說三轉四覆而不及它乎前

後應講者皆不能仰對稱
旨
今而思之 聖意其在是矣

所謂用人不公者。非謂四黨八道。其分排不均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古之義也。直長主簿之。以次序陞。知道者猶以為非。今正卿亞卿。亦以久勤序陞。闡尊顯。民望以隳。曹人之赤芾三百。詩人譏之。不圖今日。復見此事。牧民之官。非廉幹有驗者。不宜居之。今薦人為牧者。輒曰某甲老迫奉限。某乙貧無夕餐。嗚呼斯言。甚傷天理。今之君子。習焉而不悟其

非也。郡縣非此輩之湯沐邑。何得授民以救饑耶。凡為人疲劣憇憇。不可以臨民者。雖負困可恤。不可使出牧也。

燕居淡室。取四五年來諸路褒貶題目。就其中寒門遠地無勢無附。而每課得純褒者。錄之一冊。並書其題目或遇本道監司遞來者。問其實績。又每有遐客相見。問本道治聲。孰為第一。如有廉幹表著者。錄于冊。多歧採訪。得其實。即力薦以圖超擢。平日無半面之雅。無一鱗

之餽者。我乃盡力推轂。吹噓到青冥。此賢宰
相事也。狄仁傑裴均皆此法。

清白綜明之人。結交既深。情好既篤。遂與之通
財。以自贍。非天之所惡也。其財本皆廉取。與
貪汙者。剝膚槌髓。浚民膏血之物。不同也。彼
不義之物。與之分利者。必有天殃。與竊盜之
富主。縱盜以分利者。何以異矣。

貪吏賂物。羅列到前。宜視之為鳩砒大毒。悚然
駭怖也。天神怒目如雷。直臨在屋漏。

